

淮河中游，淮南，这座被淮河揽在怀里的城市，在黎明前醒来。最先睁开耳朵的，是栖息在老槐树梢头的那几只灰喜鹊。它们是约定好了似的，在东方刚泛起蟹壳青时，便开始用喙尖梳理羽毛。窸窣声轻得像情人间的耳语。

忽的，一只山雀打破了这份矜持。它站在最高的枝桠上，短促地“啾”了一声，像是试探性的问候。紧接着，斑鸠的“咕——咕——”从舜耕山的林子深处传来，带着几分慵懒的磁性。这呼唤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春夜的静潭，涟漪层层荡开。喜鹊们终于按捺不住，喳喳的笑声泼洒开来，惊起满树的露水。于是，整个舜耕山林都醒了：白头翁的颤音、柳莺的滑腔、乌鸫的华彩段落，此起彼伏，交织成细密的声网，将那一轮正在升起的旭日，一寸一寸地托举过淮河的河面。

这是春晨拉开序幕。鸟们的合唱里有一种原始的欢乐，那是生命对光明的本能礼赞。阳光穿透薄雾，在林间投下斑驳的光柱。晨风这时也加入了演奏——它穿过八公山的竹林，竹叶便发出清越的“沙沙”声，如同无数支细小的笔在书写华章；它拂过洞山路梧桐枝头，叶片相击发出低沉的“哗哗”声响；它掠过龙湖公园的水面，涟漪轻吻岸边的芦苇，发出“窸窣”的私语，仿佛春天在临水自照时的呢喃。

城市的声部在此刻渐次加入。最先响起的是田家庵北头老街巷深处小贩的吆喝，带着淮南特有的尾音上扬，像是一声悠长的叹息被突然折断，又轻巧地接上。“豆腐脑——豆腐——”这声音里有一种踏实的烟火气，是淮河流域独有的韵味。自行车铃声清脆地划过龙湖路，像是即兴弹奏的琶音；电瓶车的电机声嗡嗡低鸣，是现代的低音部；公交车进站时的“嘀”声，像一个冒失的休止符。

北头菜市场的嘈杂是春晨最生动

散文 听春

程晋仓

的场景。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方言俚语在空气中碰撞、交融，带着淮河水的湿润和泥土的腥甜。鱼贩刮鳞的“嚓嚓”声，肉案剁骨的“咚咚”声，蔬菜人水的“哗啦”声，奏演出市井本真的烟火乐章。那些从市井里回旋出的跳动音符则是淮南最地道的春之声。

穿过喧嚣，龙湖中学的读书声如清泉涌出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——童声齐诵，字正腔圆，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纯净。这声音里有对未来的憧憬，有对知识的渴求，是春之乐章中最明亮的音色。

龙湖公园里的晨练者是另一道风景。太极拳的舒缓配乐中，老人的呼吸深长匀细；健身操的节奏明快，中老年妇女们的脚步声整齐划一，“一二三四”的口令声爽朗有力。偶尔爆发出一阵欢笑，是熟人相遇的寒暄，是春日的问候。

居民楼的厨房里，锅碗瓢盆开始交替混响。油入锅的“滋滋”声，锅铲汤勺碰撞的“叮当”声，抽油烟机的“嗡嗡”声，还有母亲呼唤孩子起床的温柔嗓音——这些声音编织成最温馨的生活图景。八公山豆腐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地唱，成就是淮南独有的春之味。细腻嫩滑的豆腐在沸水中轻颤，发出细微的“噗噗”声，这是春天的滋养。

而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，山野的声音便浮上来。乘车直向八公山，车窗外的声景渐次变换。先是退出国庆路的轰鸣，代之以从山脚山巅林中传来的松涛。进入山谷，空谷幽鸣——那不是具体的鸟鸣，而是无数声音在岩壁间反射、折射后形成的混响，是春天与山的

对话。白塔寺隐于林间，梵音袅袅，木鱼声声，诵经的节奏平缓如溪流，听者的心被慢慢洗涤，被引向一种杳杳的虚空。淝水之战的古战场，如今只有春声悠悠。

春日渐浓时节，八公山的山泉俨然成为山野的竖琴。它从《淮南子》的竹筒缝隙中渗出，从刘安炼丹的遗址旁流过，汇聚成溪，淙淙的水声里有一种透明的快乐。溪流跳跃过岩石，是清脆的“叮咚”；跌落小潭，是深沉的“咕咚”；绕过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的传说所指的山体，是缠绵的“潺潺”。这水声一路欢歌，最终汇入淮河。淮河水拍岸，发出“窸窣”的涛声，那是春天的大提琴，低沉而宽厚，承载着千年的流淌，诉说着淮南的沧桑与生机。那水声里有刘安笔下的星辰、《淮南子》书香的熏陶，以及淝水岸边未散的兵马争渡的回响。

春雨是春天的变奏曲。它不似夏雨那般暴烈，也不似秋雨那般萧瑟，而是迷蒙的、浙沥的、滴答的。雨丝落在瓦埠湖老街的瓦檐上，是“滴滴答答”的琵琶慢板；落在八公山的麻栎树叶上，是“沙沙”的弦乐轻奏；落在龙湖的水面，是“叮咚”的钟磬之音；落在焦岗湖的泥土上，则是无声的浸润，但你分明能听见大地贪婪吮吸的“滋滋”声，听见芦苇拔节的细微脆响。雨中的世界被柔化，所有的声音都裹上一层湿润的毛边，像是隔着一层纱帘听戏，更添几分迷离之美。

入春渐深，声音也变幻轮替。正午时分，蝉鸣尚未登场，但蜜蜂的“嗡嗡”已开始在八公山万亩花海果园里萦绕。细碎的、忙碌的声响，是春天的工笔细

描。桃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油菜花，次第开放，蝴蝶振翅无声，但你似乎能听见花粉飘落的轻响，听见花蕊舒展的细微“啾啾”——这是生命绽放的声音。焦岗湖的渔船上，渔民撒网的“哗啦”声，是春天的另一重奏。

傍晚，声音转调。鸟雀归巢，啼声里多了几分急切和温柔。夕阳将淮河染成蜜糖色，而声音也逐渐低沉下来。卖晚报的吆喝声最后一次响起，收摊的“哗啦”声此起彼伏，自行车链条的“咔嚓”声渐渐稀疏。远处，淮河轮渡的汽笛声悠悠传来，悠长而苍凉，与公园上空回荡的音乐形成渔樵问答般的奇妙对话。

月亮出来了，世界沉入另一种寂静。但这寂静并非无声，而是充满细微的响动。小虫在舜耕山的草窠里“唧唧”地叫，如夜的短笛；蛙鸣从高塘湖边的池塘深处传来，“呱呱”的齐唱是夜的圆号；偶有鱼儿跃出水面，“泼刺”一声，又归于沉寂。夜风听见了花瓣舒展时的细微叹息，听见了花蜜流淌时的甜蜜私语。整个淮南的春夜都在用一种更幽微的方式回应着。

夜深了，淮河水声愈发清晰。那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心跳，“窸窣”地拍打着堤岸，像在讲述古老的故事，又像在哼唱催眠的谣曲。偶尔有夜航拖船鸣笛经过，悠长而苍凉，划破夜空，又很快被水声吞没。这就是淮南的春之声。从八公山的竹林到龙湖的涟漪，从洞山的书声到淮滨的市声，从白塔寺的梵音到淮河水韵，声音在变幻、交织、轮替，织出一幅令人沉醉的春之画卷。

听淮南春声，如饮醇酒，渐至微醺。鸟鸣、市声、梵音、水韵，在耳中回旋，在心底沉淀，化作一种难以言说的质感。余音绕梁之声已足以滋养灵魂。淮南独有的春声，是淮河中游岸边，一座城市的呼吸与歌唱。

在淮南，春在听中，听在春里。淮河之畔，淮南一城春色，尽在耳中。

谷雨天雨绘华年

刘文勇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三季)——

《通纬·孝经援神契》中说：“清明后十五日，斗指辰，为谷雨，三月中，言雨生百谷清润明洁也。”《群芳谱》记载：“谷雨，谷得雨而生也。”谷雨节气，紧扣农事。谷与雨，核心是雨生百谷的农耕智慧。谷包括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等，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来源。雨，为谷生长提供水分。谷雨时节，适宜谷类作物播种、发芽、生长。农谚说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雨水是谷物生长的乳汁，故有“雨生百谷”之说。

谷雨，雨绘春心。谷雨为春之末，是春的告别季，也是夏的前奏曲，蕴含着“雨生百谷”的美好寓意。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，寒潮随季节远去，暖夏健步走来。春风吹拂，新枝向阳蕴蕊，柳絮飘落，樱桃泛红，榴花绽放，翠竹清爽。谷雨的雨，丝丝清新，点点诗意，演绎着春的浪漫离别。谷得雨而生，心得雨而明，万物得雨而生机蓬勃。春风已暖，烈日未浓，静听细雨滴落。雨滴玉珠般敲打着嫩叶，絮絮清音，宛若琴弦低吟，委婉地诉说着春的余韵，诉说着万物在细雨中拔节长高的憧憬。四月芳华，暮风花香，雨润田野，淮水淮地的彩画蜿蜒铺开。如织雨丝，细绵柔长，拂过枝头，拂过田野，拂过农人心田。花瓣上的露珠，是春告别时的泪滴，闪烁着时光的微光。雨滴颗颗滚动，落在翠绿麦苗的心窝里，溅起无声的笑颜。热土逢甘露，嫩芽破土，生命悄然蔓延。谷雨天地，在雨的润泽中，万物挺起腰杆，向着阳光舒展青绿色信仰。淮地儿女站在谷雨与初夏的门槛边，满心是春的温馨与夏的期许。雨润生灵，万物因雨润而丰盈，生命因雨润而磅礴。葱茏的谷雨，淮地人食香椿、祭仓颉、赏牡丹，不负美景。谷雨前后，利于农作物生长，是农家栽种各类蔬菜、点瓜种豆的最佳期。农人在希望的田野里耕耘，谷雨的蓬勃孕育着秋日的硕果。一年好景在谷雨，上天对淮人的恩宠此时最为深厚。花开花落，映曲沃田畴，那扑面不寒的杨柳清风，那淮农吆喝耕牛耕耘田垄的清声，还有画眉黄莺的啼鸣，鸪子的哨声，群蜂的鸣唱，清波澄澈，山野斑斓，春的韵律在万物肌肤上汇成大自然的交响，化作浩荡擎天巍巍磅礴的美声。

谷雨的春声，温婉有致。春风游弋，雨润如酥。春如少女，其娇嫩与妩媚，是人类不懈爱恋的文化内涵。春属于人类，也属于万物。对春的向往与追求，是淮人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。

散文 梦似的蔷薇

徐满元

也许是因为天正在下雨，午睡起来拉开卧室窗帘时，我的目光没有像嗜好天气时那样好高骛远，而是俯瞰地面以观察雨情。谁知“不看则已，一看惊人”。此时，家住一楼的陶姓老人，在自家小院栽种已数年的一株蔷薇，仿佛是我一不小心，从我所住的三楼卧室窗户上跌落下的斑斓的白日梦，让我的目光瞬间变成了——一端拴着那株蔷薇之轴的绳绳，垂直锚定在一楼小院那片宁静的水域之中。

尽管下着雨，可在那火焰似的蔷薇花看来，实乃“春雨贵如油”。而这珠联璧合式的“火上浇油”，让这束火苗顿时像服了兴奋剂，一个劲用力向上跃动。那浓郁的香气仿佛超强的想象力，霎时充满诗意地将我的鼻息俘获。我也心甘情愿地与眼、鼻一起，做了一回幸福感十足的俘虏。而且从此只要走进卧室，我就要像馋猫凝望梁上悬挂的鲜鱼一样，去盯着那从蔷薇花，左看右看好一阵子——即使是在夜间，也毫不例外，然后再恋恋不舍地离开或拉上窗帘。

回想起来，大概因为前些日子一直回暖，天气晴好，春意盎然。而今日喜降春雨，憋了很久的蔷薇花便不再内敛，醉酒似的“酒后吐真言”，尽情将随身携带的美悉数奉献出来，才使我得以一睹花仙的迷人风采。

这一从骑墙绽放的蔷薇花，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满腹经纶，为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这两句古诗，做了最淋漓尽致的情到语绝。

雨过天晴，那从蔷薇花似出水芙蓉，更加清新靓丽。她就像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大学者，登上墙头的讲坛，一呼百应。一只只蜂蝶都以求知者的姿态，冲着她的“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”以及“满腹经纶”纷至沓来，流连忘返，不忍离开，像小学生一样将她紧紧围在中间。这情景无疑是对成语“蜂围蝶阵”和杜甫名诗《江

神往。细雨滋润淮地，更滋润淮农心房。谷雨，是春天的最后蜜糖，施于田野是金黄的谷，撒于大地是美丽的梦。一滴雨，一粒谷。谷雨是时光的画笔，在淮地的画布上书写翠绿的诗意。麦苗在细雨中倔强生长，稻穗在风中歌吟五谷丰登的期许。谷雨是农人的甘露，雨滴与谷粒的交织，是上天与大地的相融。谷粒孕育是生命的回响，雨滴吟哦是春与夏交融的诗行，书写着生命的轮回与永恒。

谷雨，农耕味道。淮地农耕气氛热烈，农田呈现蒸蒸日上气象。谷雨的雨飘洒在春末大地的锦缎上，铁犁翻涌泥土的浪花，淮农手掌一揮，粒粒良种轻盈地嵌入湿润的泥土。布谷鸟极为得意地啼唱，像为淮农熟练的播种叫好。良种混着春泥的气息，裹着春的体温，藏着夏的盛情。雨丝拥吻农人的雨衣，清音如溪水潺潺低吟。淮农劳动的歌声与天赐灵雨交织，谱写着淮上快乐而峥嵘的乐章。淮农心中，尽是黄澄澄的稻穗和雪白的棉絮；稻田金黄的大海，棉地似白银的王国。田边埂上的花草快活地吻着雨丝，依偎着农人，演绎着生命的奇景。良种在泥土中翻身打滚，急切地渴望破土而出。淮农的希望植入土中，厚厚的老茧摩挲着泥土，龟裂的掌纹编织着淮地碧绿的经纬。良种在泥土深处做着金色的美梦，村村寨寨的喧闹与生命的律动，弥漫着淮地最美好的味道。淮河儿女坚信，有谷雨的滋养，年华物丰的天道密码正在春夏的胸怀中拔节生长。

谷雨，永远的春。春是时光深处最温柔的眷恋。当淮地暖风拂过，淮水冰封碎裂，细微爽脆的清响，是大地在梦中轻叹。柳枝初萌，嫩绿如烟，春光在舒展着慵懒绵柔的身姿。田野间麦苗青青，挑破阴霾，向阳而生。野花悄然绽放，七色光谱散落草丛，焕发清韵。蜜蜂与蝴蝶在花间穿梭，搅起春的芬芳。乡村小院里，老槐树新枝影斑驳，洒在青石板上，点亮春的暖光。蝴蝶的舞姿如雪花般回旋，檐下燕雀鸣叫悠长，但春的绚烂难以遏制夏的光芒。春影渐淡，残花低吟散去。但春的阳光、色彩与温暖深植淮地人心。眷恋春，是灵魂永不褪色的画。春是温润的诗，是情爱的载体，更是淮河儿女永远的甘霖。芬芳的气息，葱茏的绿色，是生命的密码，是淮人锦瑟的诗意。温婉乡村喧闹的春末，那沃野田畴的地角，那吹面不寒的杨柳清风，那淮农吆喝耕牛耕耘田垄的清声，还有画眉黄莺的啼鸣，鸪子的哨声，群蜂的鸣唱，清波澄澈，山野斑斓，春的韵律在万物肌肤上汇成大自然的交响，化作浩荡擎天巍巍磅礴的美声。

谷雨的春声，温婉有致。春风游弋，雨润如酥。春如少女，其娇嫩与妩媚，是人类不懈爱恋的文化内涵。春属于人类，也属于万物。对春的向往与追求，是淮人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。



春日里的夜晚，阴雨眷顾，凉意丝丝。靠窗而坐，四下无人，只有“沙沙”声划过似曾相识的稿纸，留下刹那思绪，化作寻常岁月里鲜为人知的梦。

儿时光阴，喜欢在田间闻婚娶，画面映射了韦应物《观田家》中的诗意。一头牛，低着头干着它该干的活，也会抬头，看一看它的主人和周围的世界。那样的光阴，对应了某种消逝和到来。也许，在当时的我看来，万物消融，万物亦在生长。只是风吹着过去，唤醒了记忆深处的未知。

长大后，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流连忘返，像春天的野草透出绿意。忘了是在哪一天，突然意识到，真正高级的人生就是好好地认清自己，做力所能及的、

散文 纸上光阴

郑凌红

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努力过，成了，获得一些更大的回报，要感谢。如果不行，也很正常。

万事总有事与愿违的伏笔，你寻找一枝花朵，却找到一颗果实。你寻找一位女人，却找到一个灵魂。你失望了吗？失望总是有一点点的，就像阳光的洒调得很淡，却很醇，浅浅地斟在每一个杯形的小野花里。

我在文字的世界里耕种，日日月月，

像个虔诚的信徒。有时候，忍不住提醒自己将所学的都忘掉，“剩下”才是关键。

记得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有一段故事：强敌当前，临阵磨枪，武学大师张三丰要将他新发明的太极剑法教给张无忌。张三丰将剑招慢慢吞吞吐吐地演示了一遍，这一次的招式竟然和上一次完全不同。他又问张无忌能记住多少，张无忌说，只能记三招。于是再三遍演示完，张无忌说，已经全忘了。大家都很着急，张三丰却

说：“不坏，不坏，忘得真快——你已经学会了。”

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师需要传授给学生的，不是“剑招”，而是“剑意”。临敌以意取剑，才能变化无穷。培养这样的洞察力，关键在于寻找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，寻找趋势变化之前的蛛丝马迹。

对着一张纸的时候，仿若心外无物。也许岁月无情，各自的命运轨迹已经大不相同。可是当安守这个河流进我的心房，就像潮水流进岸边的池里，从此它就永远属于我，不会退去，像大海那样。

生活的收获是生活。我们守望时间，如同在暗夜里守着不明来历的光。

就在这时，女孩来了，他以为她会救他。她却拿起被父亲留下的一节，飞快地跑走了。

父亲好有耐心，把他从里到外，修理得光滑，像打磨一件艺术品。父亲小心翼翼把这一剖两半的修竹，接到了河渠上源。你看看吧，汨汨的清泉，从他的身体，他的心腔流过，流进了近处和远处饥渴的田地，滋润着饥渴的庄稼。父亲拍拍他，说，谢谢你。人们纷纷从村庄里出来了，大人孩子，围着修竹流出的清水，满脸盛着感谢。

女孩，鹅毛月般，来到修竹的身边，神话般地吹起了笛子，笛声悠扬，那是用他做成的笛子呀。

他在这个瞬间落泪了。原来所有的疼痛，所有的修剪，正是为了接上清泉之源，成为流通江河之水的管道，滋润大地，谱写心曲。

散文 一竿修竹

李振秀

过了几年，天把雨收进库房，就是不下雨，大地焦渴一片。小竹园生机萧条，但修竹依然是竹园的翘楚。

有一天，那个称他玉竹临风的女孩，满怀忧愁地在竹园边站着，望着他，喃喃细语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第二天，那个女孩的父亲来了，他带来了一把钢锯，径直来到他的脚下，把他从根锯倒。疼痛让他嚷了起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锯我，为什么不那些遮挡视线的小竹子？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他被父亲拉着，拖过田野，在一条河渠旁边停了下来。父亲拿来了镰刀，

把他的枝干叶子，从上到下，削了个干净。修竹忍受不住，哭了起来，这身华美的外袍曾经为他赢得多少赞美啊，如今，他光秃秃的，像只被拔光毛的小鸡。父亲还是不说话。修竹以为，对自己的折磨到此为止了。他抽拉着躺在父亲的脚下，父亲留下了一小节，又拿起了一把篾刀，把他一剖两半。疼痛让他喊了起来，他想伸出手，拽住父亲的衣襟，想求他，就此停手吧，竹子也会痛的。父亲似乎充耳不闻，用小刮刀，把他身体内部的节，全打平。他痛得在地上翻滚，感觉自己心肺俱碎，气息奄奄。

春天的一场雨，让山下小竹园的春笋们，以不可知的速度冲出了地面。

且就叫他修竹吧，因为他比身边的竹笋更粗壮，长势也更快。他长在一个小角落里，在春天，总有去年的那几个人，来打磨竹林的春笋。因此，他巧妙地生存了下来。等笋叶从身体脱落时，他通体青翠，体格健壮，在竹园里，出类拔萃。

一个修竹的汉子，见到了他，就说：何谓玉树临风，我看不及你玉竹临风，卓然不群，何其清俊。修竹听了，心里真美，美好的情绪带着助长能力，一夜之间，他的长势把竹园其他的竹子甩出九条街。他低下头看到了自己父母黑绿的身体，他兄弟姐妹营养不良饥黄的小脸，心里暗暗庆幸，口中唱出赞歌。高度，让修竹看见了远方的山影，远空的云朵。在蓝天厚土之上，修竹心里涌出赞美，日夜高唱。